



宋繫太平御覽



403  
43



13  
403  
43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一

職官部五十九

頁太守中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太守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  
 樹桑菓又是時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閑月取車材使轉相  
 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猪貴時賣以買牛始人以爲  
 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遷爲平原太守吏人啼哭  
 遮道車馬不得前十餘日乃出  
 魏志曰賈逵爲弘農太守太祖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  
 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賈逵則吾何憂  
 又曰杜畿爲河東郡守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親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  
 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  
廿八年八  
月廿八日  
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早稻田圖書

辭訟詔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奇功開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而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又曰胡質字文德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遂卽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

又曰倉慈字孝仁淮南人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豪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脩政而已無所匡革慈到大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士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

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斟酌輕重自非殊死便杖而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

又曰令狐邵字孔叔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也

又曰田豫字國讓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効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聞太祖善之

又曰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孤邵濟南相魯國孔義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隨姦發伏威爲良二千石

又曰涼茂守伯方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繼負而至者千餘家

又曰鄭渾字文公遷沛郡太守郡界下濕常患水滌百姓飢乏渾於瀟湘三縣界興陂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日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成稻田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魏略曰孟康正始中出爲弘農太守康到官清平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蜀志何祗字君肅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陵後夷反叛辭曰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

難復屈祗拔族人爲之汶山復得安

吳志曰顧邵字孝時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淫祀非禮之祭看相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

又曰孫權授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於是山民漸出降

王隱晉書曰廣平太守缺宣帝謂鄭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並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吾欲令郡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郡先以德化善作條教百姓愛之

又曰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民飢默輒開倉賑給自表

待罪朝廷嘉默憂國恤人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又曰應詹爲南平太守天下分崩征鎮州郡已失城邑簷獨保境外攘狂狡內除塗炭甚便百姓之情郡人歌曰亂離旣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晉書曰范粲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壇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侵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

又曰劉頌爲河內守郡界多公王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利

又曰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

又曰鄧攸字伯道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

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又曰鄧攸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飢攸表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相彝慰勞飢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

又曰鄧攸爲吳郡太守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止停中夜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又曰陸納爲吳興太守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幘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宮

晉中興書曰王蘊字叔仁爲吳興太守時郡荒民飢蘊輒開倉賑卹主簿執諫云宜先列上蘊曰行仁義而敗者豈矣於是以米賑貸賴蘊活者十室而八然後具自表聞朝廷以違科免飢民多誦之詔特左遷晉陵太守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中宗選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爲置酒謂之曰今之會稽昔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恢陳謝曰今天下喪亂之餘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之士退浮華之黨中宗深納焉南史曰宋江秉之爲臨海太守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齊書曰劉懷慰拜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

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又曰虞愿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玉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耶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在遺風易遵差得無事又曰王秀之爲晉平太守至郡葺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又曰裴昭明歷郡皆有善政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

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

又曰蕭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明中武陵王紀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吏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頗無良守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焉

齊春秋曰崔元祖父景真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梁書曰褚翔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勅許焉

又曰何敬容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

又曰劉之亨字嘉會之遴弟也代之遴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

又曰何庸字子季爲建安太守民不忍欺伏臘放囚還家及朞而至

又曰傅昭遷臨海太守郡有密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圖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粟宣綸于簿下昭笑而還之

又曰徐摛東海鄉人高祖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荅應如響高祖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頤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

並經爲之卿爲我卧治此郡遂出爲新安守周月之中風俗便改

又曰張緬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索稜字孟則燉煌人好學博聞姚萇甚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原太守以德化民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釐剖符作宰實獲我思

又曰前涼晉昌太守陰毓卒郡人思其政化縵經送喪至武威者千餘人

後魏書曰羊乾字元禮太山平陽人爲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跼踏秋毫無犯屬歲飢饉家饋未至使人尋陂澤拔藕而食之遇有疾苦解衣質米朝廷以其清白賜穀千

斛綰百疋

又曰張長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拆家唯有一牛爭之不決訟于郡庭長年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卽以家牛一頭賜之于是郡境之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

又曰柳崇出爲河北太守崇初屆郡郡民張明失馬疑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卽獲眞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又曰呂顯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卹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

又曰韋崇字洪基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摘細事常云何



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帛二百疋

又曰辛穆字叔宗轉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勅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

又曰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虛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擒之即署其子為

西曹掾命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二

職官部六十

太守下

酷太守

文襄太守

北史曰西魏裴俠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私並收庸直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  
北史曰宋世良為清河太守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陽平郡移治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

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  
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  
會稽不慮成公曲堤良施八條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  
堤雖儉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是冬醴泉出於界內及  
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  
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  
以濟莫不攀援涕泣

北齊書曰赫連子悅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間  
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若東屬魏郡則  
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悅荅曰所言  
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勅依事施  
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

北齊書曰崔伯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除濟北太守恩

信大行又改鞭用熟皮爲之示恥而已

北齊書曰蘇瓊字珎芝長樂武強人也除南清河太守性  
清慎不發私書

陳書曰孔奐字休文除晉陵太守自宋齊已來爲大郡雖  
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  
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舡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  
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舡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  
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辨此但百姓未周不  
容獨享温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隋書曰于義遷安武太守尊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  
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  
其罪也於是取財倍與二人論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  
移語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又曰于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  
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雋曰于安固少  
善聽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  
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  
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又曰柳儉煬帝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  
而遣之儉清節愈厲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  
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  
以儉對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蕭敬等二  
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  
又曰車駕西巡還謂武威太守樊子蓋曰人道公清定如  
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  
賜之口味百餘斛

唐書曰顏真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  
雨爲託修城浚濠陰科丁壯儲廩實乃陽會多土泛舟於  
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  
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  
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  
豈無一忠臣乎得平奏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  
狀何如所爲得如此

五代史晉史曰郭延魯清泰中遷復州守延魯臨任忽驚  
歎曰先人曾爲沁牧九年不移我得不得不遵其家法而使政  
有紕繆者乎由是正俸之外未嘗斂貸庶事致理一郡賴  
焉及秩滿百姓上章舉留將離境攀卧遮圍者不能去朝  
廷聞而嘉之

華陽國志曰張翕字子陽巴郡人爲陰平郡守布衣蔬食

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翁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以千數天子嗟歎賜錢十萬爲立祠堂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翁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雋太守迎者如雲

又曰孝順帝永建中太山吳資爲巴郡太守民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群后恤時務我民以優饒及資遷去民人思資又歌曰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字伯饒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鍾岍良吏傳曰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也爲汝南太守屬

城多闇弱堂簡選四部督郵奏免四十餘人以陳蕃爲功曹應嗣爲主簿教曰簡覈衆職委功曹拾遺補闕仰恃明俊古人有言勞於求賢逸於得士太守不敢妄有符教崔氏家傳曰崔寔除五原太守郡虜邊陲不知耕桑之業民多飢寒之患於是乃勸人農種教其織紉以賑貧窮民用獲濟號曰神惠焉

相階別傳曰上巳平荊州引爲主簿每有深謀疑事嘗與君籌之或日吳忘食或夜坐徹旦擢爲趙郡太守會郡寮送之上曰北邊未清以卿威能震敵德懷遠人故用相煩是亦寇恂河內之舉階在郡時俸盡食醬罽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成不耶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簞食魚殮而有加粱之賜豈況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疏食非吾所以禮賢之

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齊人謂麴葉為媒  
 江祚別傳曰祚為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子  
 孟宗別傳曰宗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  
 之生子以孟為名

邵氏家傳曰邵訓字伯春為陳留太守以君性多弘恕追  
 詔勉厲之曰陳留太守講授省中六年于茲經術明篤有  
 匡生解頤之風賜錢三十萬及刀劍衣服居家之具  
 宣城記曰涇縣洪矩吳時為盧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  
 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洪乃語之逐除人見  
 土而去○秦子曰孔文學為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  
 色無憔悴文學殺之有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人  
 熟麥而進之文學聞特賞之盜而不罪者以為勤養於母  
 也哭而見殺者以為哀而不實也

世說曰周顛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泊青溪渚王丞相往  
 看之時是夏月暴雨卒至舫既狹小而又漏殆無復可坐  
 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太守  
 論衡曰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  
 刑一人高枕安卧淮陽政清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  
 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為婚  
 徑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淡不耗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  
 良久有兩倉牛鬪於岸旁有閒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  
 大極不勝當相助南向甬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  
 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抗壯健者因名子曰冰兒

酷太守

漢書曰王温舒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

爪牙使督盜賊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以九月至郡令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賦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恠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又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已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太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案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已先知之捕掾至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殺吏分梏兩高窮

竟其姦誅殺各數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內太守東觀漢記曰樊曄爲天水郡其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商人行旅以錢物於大道旁日以付樊父後還其物如故道不拾遺涼州爲之語曰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城寺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晉陽秋曰廬陵太守羊聃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九十人徒譴百有餘人有司奏聃罪死以景獻皇后有屬應入議帝曰此古人所無何入議之有乎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琅邪王太妃山氏聃之甥也詣闕請命丞相以太妃爲言於是減死罪旣出有疾見簡良爲祟旬日而卒三國典略曰齊廣陵太守劭長瑜多受財賄刺史陸駿將

啓劾之長瑜以貨求於散騎常侍和士開以畫屏風詐爲長瑜之獻齊王大悅駿啓尋至遂不問焉  
梁書曰南淮侯蕭推字智進梁王弟安成康王秀之子姿貌豐悅舉動可觀歷淮南宣城晉安吳郡四太守所臨之郡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爲旱母  
又曰臧厥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緝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

唐書曰李邕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護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姦賊事發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勣馬一疋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談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勣刑部員外祁順之監察御史羅

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時年七十餘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三

職官部六十一

別駕

治中

長史

司馬

別駕

應劭漢官儀曰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  
 治中別駕諸部從事秩皆百石  
 漢書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尺  
 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星於軾前以彰有德  
 東觀漢記曰郭伋在并州行部童兒騎竹馬迎拜問使君  
 何日當還伋語別駕計日告之  
 後漢書曰表紹領翼州以審配為別駕委以腹心并揔幕  
 府紹又以田豐為別駕豐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慙  
 田別駕



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爲豫州辟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別  
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又曰陳茂豫州刺史周敞辟爲別駕從事與俱行部到潁  
川陽翟傳車中有置美酒一桮敞去勅御騶載酒以行茂  
見於外取桮擊柱破之敞問茂刺史年老酒益氣別駕破  
桮名亦何益茂荅曰所過皆有以明使君傳車駢驂載酒  
非宜也

魏志曰崔琰字季珪太祖破表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  
語琰曰比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曰今天  
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表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  
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計校甲兵  
唯此爲先斯豈彼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  
于時賓客皆伏失色

又曰李膺自蜀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對  
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  
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時青土初定刺史王陵表請基  
爲別駕陵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  
吳書曰陸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  
雖爲上將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  
辟別駕從事

晉書曰王祥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乃應召虔委以  
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靖政  
化人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  
之功  
鄧粲晉紀曰王澄爲荊州宗厥以酒色禮澄澄叱左右捽

之別駕郭舒厲色曰使君醉澄曰狂邪枉我醉因炙舒眉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  
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  
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祥死  
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與足稱此刀故以相  
與

又曰長沙鄧粲高潔著名桓沖召粲爲別駕粲起就職時  
南郡劉尚公亦治操不仕粲既就職尚公語粲曰卿道廣  
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荅曰足下可謂  
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初在我  
不在於物尚公無以難之雖然粲名譽解半矣

又曰鄧騫字長真長沙人也譙王承爲魏又所敗又求騫  
甚急鄉人爲懼騫笑曰欲用我耳乃往詣又喜謂曰君可

謂古之解楊也以爲別駕

續晉安帝紀曰益州刺史李邈微時居漢川與別駕姜顯  
餞送刺史顯忽邈邈曰大丈夫何至守偏地爲姜顯所陵  
卽不復還家仍附船下自是十五年而鎮梁漢顯猶栖遲  
卽檄爲別駕

後周書曰柳慶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  
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  
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  
之乃問賈人曰鄉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  
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  
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  
盜耳卽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  
金○隋書趙軌爲齊州別駕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

白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  
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饑軌受而飲之  
唐書曰德宗命王虔休幕客昭義軍節度掌書記盧頊爲  
洛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時元誼據洛州頊  
白於虔休請入城說下之頊見誼爲陳利害誼請隨頊歸  
朝故頊不次授官  
三輔決錄曰蘇章爲冀州刺史召安平崔瑗爲別駕  
豫章列士傳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爲別駕車前後舊有  
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時刺史行部發失且怒命去之  
恂曰明使君發自晏而欲撤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  
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卽投傳而去  
曹操別傳曰武皇帝爲兖州以畢諶爲別駕兖州亂張孟  
卓劫諶母弟帝見諶曰孤綏撫失和聞卿母弟爲張邈所

執人情不相遠卿可去孤自遣不爲相棄諶涕泣曰當以  
死自効帝亦垂涕答之諶明日便走後破下邳得諶還以  
爲掾

王允別傳曰允仕郡民有路拂者少無行而太守王珠召  
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珠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  
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路拂以之廢棄  
管輅別傳曰趙孔耀言輅於冀州刺史裴徽卽檄召輅一  
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  
至雞鳴向晨然後出自尔四見引輅爲別駕  
江氏家傳曰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領州牧請君爲別駕  
與君書曰昔王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  
舉貴州人士有堪此求者不知君舉高平郟道微爲賢良  
陳留阮宣子爲直言濟北程弘叔爲方正皆於時選爲允

顧和別傳曰顧球時爲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公  
孝如是超卿矣和字公孝  
庾亮集荅郭遜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周流宣化於萬  
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應亨與州將賤曰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  
路廣海無遺蚌山亡逸璞歸數日卧思始得一人陳國有  
表琇字惠瑛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棲時可以勸礪後進  
亨具所服聞而未嘗接顏交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輩相  
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

治中

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漢制也  
謝承後漢書曰陳禪爲州治中從事刺史爲人所劾受納  
贓賂禪當傳檄乃至笞掠無筭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

無屈事遂釋

應劭漢官儀曰司隸功曹從事卽治中也  
魏志曰審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  
表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  
又曰太祖令曰頻年已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耶  
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且各言其失吾將覽  
也  
又曰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  
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  
辟爲治中從事  
蜀志曰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  
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  
足耳乃以爲治中

江表傳曰孫權尅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輦致之濬伏面着床席涕泣交橫權至慰勞與語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

王隱晉書曰唐彬祿爲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誨以納善不顯諫以彰主當朝正色焉

又曰譙郡太守李詮稱散吏戴熾當盡州席坐後資爲治中

檀道鸞晉紀曰習鑿齒少博涉才情秀逸桓溫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

梁書曰蕭洽爲南徐州治中旣近畿重鎮吏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

又曰陸襄字師卿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乃固辭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也

益部耆舊傳曰柳琮字伯騫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黃金一箇不如柳伯騫所識

又曰張彥字伯春爲治中從事刺史每坐高牀治中單席於地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航仕州爲治中少有棲山之術善解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爲百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箒擲之得一隻履航乃驚還就列時步隲爲廣州刺史意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

世說曰習鑿齒史才不常相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爲荊州

治中謝朓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

長史

後周書曰劉璠爲蕭循益州長史及太祖旣納蕭循之降又許其返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待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嘗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

陳書曰蕭濟爲揚州長史高宗嘗勅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留乃顧謂左右曰我本葺蕭長史長於經傳不意精練繁劇乃至於此  
隋書曰榮毗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囿宅

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又田高祖時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  
唐書曰張惟一爲荊州刺史以防禦使陳希昂爲司馬希昂衡州酋帥家兵千人在部下自爲藩衛有牟遂金仕至將軍爲惟一將希昂積憾持兵領衆入惟一衙索遂金頭金藏於惟一後院惟一懼截頭遂與之兵始退自此之後政歸希昂惟一寄坐而已

北史曰魏蘇亮拜黃門侍郎文帝子宜都王武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郎豈可爲秦州司馬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

三國典略曰齊以太子率更令崔龍子爲司州司馬初龍子爲司徒功曹嫁女與穆提婆以求此職提婆許之以其品懸絕先轉爲率更令至是成婚既畢卽使用之尋有謠言勝於路側曰司州司馬崔老鳴取錢能疾判事遲御史馮士幹見而劾之遂免其官

北史曰隋房恭懿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

隋書曰劉摸爲嵐州司馬楊諒旣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効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龕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厭衆心於是囚之於獄

令悉取模資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天興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四  
職官部六十二  
功曹參軍  
司倉參軍  
司戶參軍  
司法參軍  
五官掾  
韋昭辯釋名曰曹群也功曹吏所群聚戶曹民所群聚也  
其他皆然。漢書曰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又曰朱博為琅邪郡守召見功曹問閣數責與筆札使自  
記受取一錢已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  
怖具自書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  
勅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  
東觀漢記曰趙勤南陽人太守栢虞召為功曹委以郡事  
嘗有重客過欲託一士令為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四  
職官部六十二

功曹參軍

司倉參軍

司戶參軍

司兵參軍

司法參軍

五官掾

韋昭辯釋名曰曹群也功曹吏所群聚戶曹民所群聚也

其他皆然。漢書曰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又曰朱博為琅邪郡守召見功曹問閣數責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已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

怖具自書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

東觀漢記曰趙勤南陽人太守栢虞召為功曹委以郡事嘗有重客過欲託一士令為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



當與議之潛於內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恐未合眾客曰  
止止勿復道

又曰楊正爲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  
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胡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

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狄乎勅壞祭遂去  
又曰鮑永爲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  
出謁永以不冝出當車拔佩刀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  
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

又曰郭丹爲郡功曹薦陰豈程胡魯歆自代太守杜詩曰  
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經可爲至德編署黃堂以爲  
後法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  
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詣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席勃然

進曰佞邪之人欺誦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讌  
罷轉良爲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又曰汝南太守歐陽歛召鄧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  
會百里內皆賚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歛教曰西部  
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  
于朝惲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貞朋黨  
構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爲善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  
無臣惲敢奉觥欵色慙不知所爲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  
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歛意少解曰實欵罪也  
又曰永平初新野功曹鄧寅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面容  
姿趨步有出於眾上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兒豈若此人  
特賜輿馬衣服虞延以寅無實行未嘗加禮上乃詔令自  
稱南陽功曹詣闕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歎曰知人則

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寅聞而慙退  
 後漢書曰虞延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  
 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  
 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  
 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當伏刑攬涕而歎曰  
 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

又曰周章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  
 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  
 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頗王室而退就  
 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  
 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  
 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又曰徐穉豫章人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

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

又曰韓稜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疾不能聽政稜陰

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

又曰廉范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謂會

融為州所舉案舉其罪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

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各姓求

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  
 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  
 耶范訶之曰君困危督亂耶鄭玄注禮記曰語遂絕融繫  
 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  
 葬畢乃去

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以事委任功曹范滂時人謠曰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又曰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太守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治喪三年

又曰李充爲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

謝承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守宗資署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頑犢穢濁爲鄉曲所棄常侍唐衡屬其事資勅曹召署文學史滂不肯聽資怒召功曹書佐朱零問不召頌意狀零以告滂滂曰答教當言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升進但頌滂穢小人不宜染汗朝廷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零具答教如此零入聞資使五伯亂捶困杖言辭不懾仰疾言曰范滂清議猶利刃截腐肉

願爲明府所笞殺不爲滂所廢絕今日之死當受忠名爲滂所廢永成惡人滂正直謇諤皆此類也

又曰許劭仕郡爲功曹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墮于淵清論風行所吹草偃爲衆所服

又曰李壽聰明智達有俊才太守黃讜高其名德召署功曹每進見常薦達郡中善人有異行者讜輒序用壽雖見優禮愈隆壽意益下其所致達未嘗伐其功美

又曰羊定字世德爲郡功曹病困被不覆軀衣不周身郡將賜大布被及襦袴皆不受執志而終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聞之曰鍾君似不

察人不知何由識我

又曰彭脩會稽人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晁怒使收縛意脩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晁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遂原意罰貸獄吏

表山松後漢書曰岑暄字公孝高才絕人五經六藝無不洞貫太守成瑨請爲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張璠漢記曰陳寵爲廣漢太守風聲大行徵爲大司農帝問何以爲治寵曰臣任功曹王渙渙由是知名

魏志曰臧洪廣陵郡人也爲張超功曹超兄邈謂超曰聞

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

又曰臧洪字子原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卓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

又曰表渙字曜卿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爲功曹郡中姦吏皆去

又曰陳矯字季弼廣陵人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者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言明府驕而自矜矯使過泰山泰山太守

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矯日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隣國君從陪臣遊不亦可乎

又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年二十爲郡功曹鄭縣內繫囚數百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志

魏略曰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杜畿有舊署爲功曹常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蜀志曰龐統字士元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志曰聶友字文悌豫章人也有脣吻少爲縣吏虞翻徙

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爲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閒小吏耳猶可堪曹吏佐斐曰論者以爲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爲功曹

又曰虞翻字仲翔爲孫策功曹策好馳騁遊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子余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荅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評譏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又曰處士謝譚爲吳粲功曹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

又曰潘潛字承明武威人也爲人聰察對問有機理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爲郡功曹吳錄曰孫劭字長緒北海人爲孔融功曹融稱曰廊廟才也後爲吳丞相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僑居陽平太守杜恕逼迫舉毅爲功曹月餘日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又曰世號庾亮有異行元康之末潁川太守復以功曹命之充服造事之衣杖捶荷斧不俟駕行日請受下夫之役府君飾車而迎逡巡辭焉形雖益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府君知其不屈乃難曰非常士也吾無以臣之矣乃厚禮遣之

晉中興書曰胡毋輔之嘗過河南門下飲酒門下騶王子

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之使取火博曰我卒也不乏吾事薦之河南尹樂廣召見甚悅擢爲功曹

又曰任旭字次龍臨海人操立清儉不染流俗郡將蔣秀請爲功曹秀治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乃謝去閉門講肄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於獄狼狽營救躬自扶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直人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

英雄記曰尚相先人尚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食飲

會稽典錄曰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吳大夫

人乃倚大井而語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人明日叛汝吾不忍見禍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又曰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從太守行春寢於閣外感時志激中夜長歎府君朝問昨歎息者誰主簿曰書佐魏朗也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之志轉功曹佐正且與掾史上朝時功曹吏顧翕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非翕不劫勅卒撤去翕恚而不聽以手歐卒朗右手鳴鼓左手撒裘以聞府君曰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又曰魏徽字孔章仕郡爲功曹史府君貴其名重徽每拜謁常跪而待之

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入蜀蜀郡拒守述攻之功曹朱尊糾

馬死戰光武帝嘉之

又曰李業字臣遊廣漢梓潼人少執志清白太守到咸慕其名召爲功曹十命不詣

又曰宋倉字雲卿下邳人少受學於蜀郡張寧食豆屑飲水同業憐其貧資給米肉不受家貧常以步行爲郡功曹鍾旣良吏傳曰栢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也爲南陽郡守下車聞葉縣雍昱及新野令不遵法度選督郵不能正乃署趙勤爲督郵到葉昱卽解印綬入新野新野令聞昱已去遣吏奉記陳罪亦卽弃官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韝卽中擢爲功曹委以郡事

豫章列士傳曰華茂爲功曹病被不覆軀布衣不周身郡將與大布被袴皆不受

汝南先賢傳曰表闓字奉高爲功曹辟太尉掾太守唐珍

曰今君當應宰府宜選功曹以自代因薦陳仲舉珍即請  
蕃為功曹

又曰新蔡鄭敬字次都為郡功曹都尉高懿廳事前愧樹  
有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政未  
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託疾而去

又曰許慎為功曹奉上以篤義率下以恭寬○荊州先德  
傳曰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為功曹  
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鍾離意別傳曰意字子阿會稽  
山陰人也太守竇翊召意署功曹史意乃為府立條式威  
儀嚴肅莫不靖恭後日竇君與意相見曰功曹頃立嚴科  
太守觀察朝晡吏無大小莫不畏威

陳寔別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為郡功曹時中常侍  
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乃懷

檄請見乞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  
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倫語眾人曰吾前為侯常  
侍用吏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惡則  
稱已者也聞者方歎息

陸績別傳曰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太守王朗命為功曹風  
化肅穆郡內大治

京兆舊事曰長安孫晨家貧為郡功曹十日一炊無被有  
蒿一束暮卧其中旦則收之

司倉參軍

後漢書曰戴就字景成仕郡為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  
部從事案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也  
三國典略曰張軌入關賀拔岳以為倉曹參軍或有請貸  
官粟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



賣所服之衣糴粟以賑其乏

司戶參軍

後漢書曰陸績李邵皆仕郡爲戶曹史邵後官至司空  
唐書曰裴琰之絳州聞喜人也世爲著姓永徽中爲同州  
司戶參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  
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  
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  
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  
號爲霹靂手

司兵參軍

唐書曰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居鞏縣天寶初應進  
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  
兵曹參軍

司法參軍

後漢書周嘉傳曰嘉高祖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  
枉殺囚燕數諫不聽遂殺囚家詣闕稱寃詔遣覆考燕謂  
太守曰願謹定文書背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收  
燕燕遂死之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兩漢有決曹賊曹  
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爲法曹

又曰郭弘爲潁川郡決曹掾治獄至四十年用法平正郡  
內比之東海于公

五官掾

後魏書曰王尊字子贛涿郡人爲安定太守出教曰五官  
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適足

以葬矣遂將輔送獄直府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輔繫獄數日死

東觀漢記曰黃香江夏安陸人也父況爲郡五官舉孝廉貧無奴僕香躬勤左右苦暑乃扇牀枕冬以身温席

又曰桓帝時白馬令李雲坐直諫繫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其忠直獲罪上書願與雲俱得死遂俱死獄中

後漢書曰諫輔字漢儒仕郡爲五官掾夏大旱太守自祈禱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乃積薪以自環搆火其旁曰

若日中不雨將自焚未日中而澍雨也

臧榮緒晉書曰范略字彥長南陽順陽人少遊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爲五官掾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五

職官部六十三

州主簿

從事

中正

韋昭辯釋名曰主簿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關諸事

漢書曰王尊遷東郡太守水盛泛溢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珪璧使巫祝請以身填

金堤因止宿廬于堤上及水盛堤壞吏民皆走唯二主簿立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

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東觀漢記曰周喜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喜從太守何敞討賊爲流矢所中謂賊衆曰卿曹皆民隸也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喜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賊於

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後漢書曰朱儁會稽人也太守尹端以儁為主簿熹平二  
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奔市儁乃羸服間  
行輕賫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還得刊定州奏故端得  
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魏志曰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  
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  
夫家數日皆未與夫相見大理奏奔市毓駭之曰夫女子  
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曰未見君子我心  
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卽葬女  
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  
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若同牢合昏之後罪何所加音謹  
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娉已入門  
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之所執是也又引經典  
有意使孤歎息○又曰龐涓字子冀太守徐揖請爲主簿  
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涓奔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  
燉煌二郡初疑未發兵涓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興兵軍  
未至而郡邑已陷揖死涓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  
年乃還

又曰崔林字德孺清河人少時晚成宗族莫知唯從兄琰  
異之太祖定冀州擢爲州主簿

蜀志曰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丞相領益州牧以微爲主  
簿微固辭輿而致之既至亮引見而微自陳謝亮以微不  
聞人言於座上作書與之

吳錄曰苞咸字子良爲郡主簿太守黃君行春留咸守郡

君樓綠採雀卵咸責數以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爲郡主簿夫人病欲使  
主簿迎醫於數百里天大寒雪各辭疾召侃使行侃曰資  
於事父以事君夫人亦當次母安有父母之病而聞迎醫  
不也行也

晉書曰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  
趙厥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  
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  
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日陵於是名焉  
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  
不孝耶京舉板荅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  
此類

又曰易雄長沙瀏陽人也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

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  
趨出自若賊人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捨之  
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

又曰潘京武陵人也郡辟主簿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  
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  
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

又曰習鑿齒字彥威爲桓溫荊州主簿親遇隆密時語曰  
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也

齊書曰王思遠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  
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  
昌寓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  
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偶對傾家送遣

三國典略曰梁李膺字公胤廣漢人也西昌侯藻爲益州

以爲主簿使至建康梁武悅之謂曰卿何如昔日李膺對日勝問其故對曰昔事栢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梁武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

後魏書曰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郡內欽服之

又曰韋肅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肅以家粟造粥以餌飢人所活甚衆

唐書曰顏杲卿以蔭授官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爲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又曰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暹唯受一百番餘悉還之時州寮別者見而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三輔決錄曰韋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五寸爲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

陳留耆舊傳曰戴斌爲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里蠶吾里人距之孝子臣吏脫經叩頭求哀終不見聽斌乃投經放練操手劍瞋目厲聲距踊而前曰哭不哀者郎君也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內之

廣陵烈士傳曰劉儁爲郡主簿郡將爲賊所得儁知言辭不能動賊因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賊不聽前斫府君儁因投身投之正與刃會斫儁左肩瘡尺餘賊又欲更下刃儁號呼抱持不置賊因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黃義仲交廣二州記曰合浦之士有尹牙爲郡主簿太守荅云重仇朱執牙卽變姓易名爲執之天子奇其義因赦不問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五  
俗說曰謝景仁爲豫州主簿在玄閣下栢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卽理弦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邁栢大以此奇之

從事

漢書曰邴吉字少卿爲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又曰趙廣漢涿郡人爲州從事以嚴絜通敏下士爲名又曰楊雄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嚴君平德杜陵李強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得誅也強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也東觀漢記曰鮑永爲司隸校尉矜嚴公正平陵鮑恢爲從事恢亦抗直詔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又曰樊準字幼陵爲州從事臨職介正不發私書

又曰班彪避地河南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後接以師友之道

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賊罪之數諺曰車如鷄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續漢書曰楊球爲幽州從事部分邊塞職事脩理

謝承後漢書曰陳衆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殺吏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戾衆於是自請以恩信曉喻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賊素服名德卽降服民生立祠曰白馬從事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爲州從事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爲貪放刺史第五種欲取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

六子御覽 卷一百六十五 五  
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卽舉奏一  
州震慄

魏志曰賈洪字叔業家貧好學應州辟其時州中自參事  
以下百餘人唯洪與嚴苞字文通才學最高故衆爲之語  
曰州中羣羣賈叔業辯論曾曾嚴文通

又曰表紹領翼州從事沮綬喜曰吾心也

又曰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本聶壹之後以辟怨變姓  
漢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

又曰邢顒太祖辟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德行堂堂邢子  
昂

蜀志曰張松說劉璋交通先主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  
門以諫璋無所納

又曰馬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材力過人好

論軍計

又曰譙周字允南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推誠不飾無造次  
辯論之方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  
勸學從事

王隱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  
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

又曰劉毅辟爲司州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司  
隸徐不過曰躩虎之犬鼯鼠蹈其背毅曰旣能躩虎又能  
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晉中興書曰華譚字令思生未朞而父歿母年十八執節  
養譚弱冠知名揚州刺史周俊禮辟署從事史愛其才器  
以爲賓友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嘿而

好沉深之謀爲從事號曰卧虎故人謂之巖然不語名高孝甫

益部耆舊傳曰李弘字仲元爲州從事揚雄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見其貌肅如也觀其行穆如也聞其言威如也

又曰巴郡任文公有道術爲州從事時越嶲欲反州遣五從事案虛實止傳舍食未半有風發案文公起曰當有逆變因促駕去諸從事未能發爲郡兵所殺

鍾離意別傳曰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九江從事三府側席夏君見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問刺史何惜王家之爵不貢賢者乃表上尚書

李固別傳曰益州及司隸辟皆不就門徒或稱從事掾固曰未曾受其位不宜獲其號

孟嘉別傳曰庾亮辟嘉爲勸學從事亮盛脩學數高選儒官正旦大會褚裒問亮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

羅含別傳曰含字君章刺史庾廙以親賢之重作鎮方岳搜揚楚楚匪蘭弗刈仍辟含荊州部從事

潛夫論曰孝明帝時荊州舉茂才過關謝恩賜食既訖問何異聞對曰巫地有劇賊九人刺史不能得帝曰汝非部郡從事耶對曰是也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何以爲茂才乃捶數百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卽伏誅由此觀之擒盜賊在明法不在數赦

世說曰顧和爲州從事月旦朝未入停車周侯厯和車邊過和風兒夷然不動周指頤心曰此中何有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入遇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令僕才



又曰羅含爲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使往檢校之羅既  
至初不問郡事乃逕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何事羅  
云未審公謂謝尚是何似人桓公荅仁祖是勝我許人羅  
云豈有勝公人而有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  
不責  
王丞相集教曰丹陽從事陳耽器局弘正可轉主簿吳興  
從事謝鸞才幹正直可轉西曹

中正

魏略曰時苗字德胃鉅鹿人也爲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  
九品至於敘人才不能寬大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  
不置  
吳志曰習溫爲荊州太平公卽州都也後潘秘爲  
尚書僕射代溫爲太平公甚得其譽

晉書曰楊暉陶侃共載詣顧榮州大中正溫雅責暉與小  
人共載暉曰江州名少風俗卿已不能養進寒儻且可不  
毀之楊暉代雅爲大中正舉侃爲鄱陽小中正  
又曰諸葛瞻領丹陽宣城新安三郡大中正時中州人才  
多寓焉

又曰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爲青州大中正尙  
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曰司徒魏舒司隸  
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寮摠攝機  
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爲劇昔鄭  
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  
其思慮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  
貴始焉

又曰解結問別駕治中河北白壤高良何故少人士每以

三品爲中正皆云不審陳頽對曰詩稱惟岳降神生甫及申英偉大賢多出山澤河北地平氣均蓬蒿裁六尺不足成林故也  
又曰干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令云大小中正爲內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  
又曰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史若吏部選內猶下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  
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各稱州都大中正爲吏部尚書及郎司徒左長史屬掾皆爲中正臣今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爲都中正職局同理不宜兼者也  
蕭子顯齊書曰張緒字思蔓吳郡人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曰信此是

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

梁書曰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關尚書八條事

後魏書曰房堅遷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楊屺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北齊書曰乾明中邢劭爲中壽監同郡許惇與劭競本州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劭爲刺史

三國典略曰陳以孔奐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晉陵宋齊以來爲大都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

襄陽耆舊傳曰晉朝以江表始通人物未悉使江南別立大中正

通典曰魏司空陳群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較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太平公亦其任也

郭子曰孫子荆應上品拔王武子時為大中正謂訪問此人非卿能拔自為之目曰天才英雄亮拔不羣

傅子曰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都而惣其議

晉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議曰案九品之狀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為可除九州制置大中正○曹叡集九品議曰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檢虛實一州闊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耳此為問州中正而實決於郡人

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往代賢智

以為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群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胷臆收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後得人今可令長守為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編戶也

劉毅集論九品曰臣聞用治理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今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入擯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

荀勗集曰表讓豫州大中正曰被勅以臣為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於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傳暢自序曰時請定九品以余為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

州鄉之論又兄宣年三十五立為州都令余以少年復為  
此任故至於上品以宿年為先是以鄉里素滯屈者漸得  
敘也  
應璩新論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疎  
如馬齒生不相識面何緣別義理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五

中正者漢中五家之品對人主之親疏也天師之書  
中正事今五中五家之品對人主之親疏也天師之書  
中正事今五中五家之品對人主之親疏也天師之書  
中正事今五中五家之品對人主之親疏也天師之書  
中正事今五中五家之品對人主之親疏也天師之書  
中正事今五中五家之品對人主之親疏也天師之書  
中正事今五中五家之品對人主之親疏也天師之書  
中正事今五中五家之品對人主之親疏也天師之書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六

職官部六十四

令長

禮記檀弓下曰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  
庚之申詳子張子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  
弃予言非故也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恃寵虐民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  
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  
實多子之愛人求傷之已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曰  
割鷄焉用牛刀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道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

使子曰二三子謂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戲以治小

又曰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又曰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言澹臺滅明公且方也

家語曰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

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汝恭與

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而恕者容

困温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以忠潔則政不難矣

又曰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煩勞也

人與一單食同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

曰夫子以仁教而禁行仁由不受也孔子曰爾以為仁誠

何不自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汝食遺之是爾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也汝速已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

晏子春秋曰晏子為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

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

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以當誅

者當賞而今所以當賞者當誅是故不敢受

史記曰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

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

子之守阿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是

子以弊厚吾左右以求譽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嘗譽者皆

併烹之遂起兵擊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

誠齊國大治

漢書曰諸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已上爲令秩一千石至六百石萬戶以下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又曰蕭育字次君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召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拔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又曰薛宣子惠始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誠惠吏職之意宣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能與不能自有資才何可學也衆人以宣言爲然

東觀漢記曰張歆守平臯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閤曰欲自受其辭旣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弃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

後漢書曰馮魴遷邾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邾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其反卽馳赴潁川勦詣行在所帝案行鬪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又曰宋繇字飛鳥廣平列人人也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繇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於是威振京師

又曰董宣字少平徵爲洛陽令擊搏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

又曰公孫述爲清水長父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

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  
續漢書曰董宣爲雒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子白日殺人因  
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大夏門亭候  
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  
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  
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  
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  
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卽  
以頭擊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令叩頭謝  
主宣不從上曰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勅強  
項令出令詣太官賜食  
又曰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曰得此何衰詡曰難者不  
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

華嶠後漢書曰周規除臨湘令長沙太守程徐二月行縣  
勅諸縣治道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劇務不欲奪人良時徐  
出督郵規卽委官而去徐慙然有媿色遣功曹賞印綬檄  
書謝請還規謂功曹曰程府君愛馬蹄不重民力徑逝不  
顧

漢制曰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  
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  
後漢書胡廣注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  
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爲  
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爲殿者於後曹對  
責以糺怠慢也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文帝卽王位以鄴縣戶  
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爲鄴令

又曰賈逵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  
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併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  
要不害逵絳潰援聞逵名欲使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  
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  
斬之絳吏民間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  
死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

又曰滿寵字伯寧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  
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其所犯  
卽日考晉遂弃官而歸

又曰崔林字德儒除鄆令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郫閬督先主出  
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

又曰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

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  
觀奄至廣都琬衆事不理時又耽酒先主大怒將加罪戮  
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  
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  
敬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而已

吳志曰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守剡長縣  
吏斯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  
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族黨相糾合  
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  
山越

又曰陶謙除舒令郡太守張盤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耻  
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輕盤曰  
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爲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弃官又曰劉繇字正禮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弃官而去

又曰朱然字義封嘗與孫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爲餘姚長時年十九

晉書曰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壯勇爲金城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

晉中興書曰華譚所友表甫者字公曹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大安中甫入洛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治劇縣勗曰君子治應多宜何以唯欲宰民何不爲一臺職

乎甫曰人各有所能譬由錦繒中之好而不可以爲帽

口洽切

稻食中之好而不可以爲壘是以孔子曰及其使人

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悉備久之除松滋令

宋書曰陶潛字淵明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去賦歸去來

南史張融爲封溪令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

齊書曰卞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凱以

令長裁之憤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  
憤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書曰蕭朏素爲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爲諸暨令到縣  
十餘日掛衣冠於縣門而去  
後魏書曰高祖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郎崔亮並清  
貧欲以俸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令聿帶溫縣令時人榮  
之  
北史曰齊因魏宰縣多用廩濫至於士流耻居百里元文  
遙以縣令爲字人之切用之猶恐其披訴摠召集神武門  
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士人爲縣自此始也  
三國典略曰陳褚玠爲中書侍郎陳主以山陰縣多豪猾  
謂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  
其人景歷進曰褚玠清廉有幹用陳主曰善乃以爲令縣

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多有  
隱沒玠乃鑱次的具狀啓臺陳主手勅慰勞并遣使助玠  
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曹義達爲陳主所寵縣人陳  
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  
顯文鞭之一百是於吏人股慄莫敢犯者義達於是譖之  
玠在任守祿俸而已去官之後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  
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  
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蹶躅若謂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  
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

韓子曰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吾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  
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伯子可  
公曰伯子非子之讎對曰私讎不入公門又問中府之令  
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

避子弟

又曰宓子賤為單父令見有若有若日子何瘦焉宓子曰憂官政也

又曰晉文公出亡趙衰挈壺飧而從與文公相失飢而道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餓餒之患而必全壺飧者是且不以原叛乃舉為原令

慎子曰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夫以立官長以為官也非立官以為長也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鳥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通典曰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謂之宰楚謂之公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七  
職官部六十五  
良令長上  
禮記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聞子臯為成宰而為之衰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  
臯為之衰  
韓詩外傳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巫馬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  
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家語曰孔子仕為中都宰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  
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為四寸  
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  
諸侯皆則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七

職官部六十五

良令長上

禮記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聞子臯為成宰而為之衰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  
臯為之衰

韓詩外傳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巫馬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  
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家語曰孔子仕為中都宰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  
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為四寸  
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  
諸侯皆則

魯國在東故  
言西方諸侯

又日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境田疇闢□溝洫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人不偷也入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善庸盡其美乎

史記曰西門豹爲鄴令豹到鄴會長老問民之所疾苦長老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爲河伯取婦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娉取洗沐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

多持女逃亡豹曰至河伯取婦時願三老語之至其時豹往河上呼河伯婦來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抱大巫嫗投河中豹顧曰巫嫗不來復欲使廷掾與豪長一人趣之皆叩頭血流地後不敢言爲河伯取婦豹即發民鑿渠十二引灌民田田皆灌溉至今皆得水利

漢書曰邵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後漢書曰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忍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大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茂長子爲太中大夫次子爲郎中又曰劉昆字桓公爲江陵令縣連災火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  
又曰戴封字平仲爲西華令大旱祈禱無獲乃積薪自焚  
火起而雨大至  
又曰王渙爲洛陽令人爲立祠及相帝事黃老道毀諸旁  
祀唯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  
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遷密令親民如子口無  
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  
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  
平居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  
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  
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  
敬事也今隣里尚致饋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羣  
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

飛遠去不在人間耶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  
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  
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  
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按行見乃服焉  
又曰韓稜字伯師潁川人也爲下邳令視事未期吏民愛  
慕時隣縣皆雹傷稼唯下邳界獨無  
又曰王阜字世公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止學宮阜  
使五官掾長涉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  
翱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又曰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七年詔書以  
爲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奮素孝供養至謹在  
姑臧唯老母極膳妻子飯食葱芥時人笑之或嘲奮曰置  
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又曰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市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  
賚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趣作不日而成既畢爲解土祝曰  
興功役者令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  
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  
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  
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艾坐其上  
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  
又曰童恢爲不其令吏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  
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殺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牧  
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  
二萬餘戶人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  
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  
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

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佞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  
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

又曰劉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  
革人有爭訟矩常引人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  
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  
者皆推尋其主

又曰王渙爲洛陽令有善政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  
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歛致奠醴以千數醴音張芮反說文曰

祭醴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人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  
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  
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人思其德爲立祠  
於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

又曰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

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

又曰虞延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音彭也信陽侯陰就乃訴帝潛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迴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又曰法雄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適奸伏盜賊希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德上其理狀遷苑陵令續漢書曰魯恭爲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初中郡

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設日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以狀白安安美其治以勵屬縣

又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賁令時賊鈔掠彤到官誅鉏姦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去官歸百姓士女攀車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又曰劉駱駒爲涇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



謠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  
理奸盜不發郡中謂之神明  
又曰胡紹爲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受俸米  
於閭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  
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又曰牟融舉茂才爲豐令視事二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  
吏畏而愛之治有異迹爲州群最  
又曰度尙字博平山陽人除上黨長治政嚴峻明於疑理  
縣中謂之神明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爲鄒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  
等得路遺寶物懸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  
不豐鄒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

鄒界不集郡國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  
又曰方儲字聖明曉風角占候爲句章長時人田還置餘  
粟一石及刀鋤於田陌明日求亡去疑其旁家儲曰此人  
非偷自呼縣功曹謂曰君何取人粟置家後積菱中功曹  
歎服後爲洛陽令功曹是憲客爲憲所諷夜殺人斷頭着  
奩中置廡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  
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拷竟具服  
又曰賈彪字偉節補新息長政多奇異小人迫困貧產子  
不能舉養彪禁有犯者以殺人罪罪之縣境震慄人養子  
僉曰賈父所長男女皆以賈爲名  
華嶠後漢書曰劉平爲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罷門闌卒  
署各遣就農人感懷至或增貲就賦或成年從役刺史行  
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爲職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先

是縣多虎爲害平到脩政選進儒良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又曰劉永國字叔儒爲東城令民間其名枉者更直濁者強清肅然無事唯以著作爲務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爲萊蕪長去官常便賣卜以自給步行無車被囊自隨  
漢官儀曰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反至而非尤其太盛勅去軒綬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爲故事  
魏志曰鄭渾字文公避難淮南太祖聞其篤行召爲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種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育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名

又曰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拯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

又曰王修字叔治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得修將吏民圍之吏民畏憚不敢近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強懾服

又曰趙儼字思伯爲助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旣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

又曰張暨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舉茂才爲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  
又曰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耻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

又曰太祖平表氏以高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孺成爲佳吏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益州牧劉璋以爲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又曰呂義字秀陽遷新都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

吳錄曰張舉字子清爲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燒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按屍開口視無灰令人取猪二頭殺一生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先死婦遂首服焉政化流行民歌遺澤

晉書曰陸雲爲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又曰范廣爲堂邑令大旱米貴廣散私穀賑飢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

又曰曹攄爲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

又曰曹攄爲臨淄令縣有寡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官爲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攄察其有冤更加辯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解褐除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宋書曰顧憲之爲建康令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

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又曰顧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己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事發姦擿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

又曰顧覲之遷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皆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

齊書曰傅琰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不辯乃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三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鷄果得粟罪言豆者縣內咸稱神明無敢復爲盜者

又曰傅琰字季珪爲山陰令父僧祐亦爲山陰令父子並

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梁書曰傅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歐而死者死家訴  
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卽  
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自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  
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  
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  
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  
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  
又曰蕭景字子昭爲永寧令永嘉太守勝郡門日諸縣有  
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  
又曰丘仲孚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爲之謠曰二  
傳沈劉不如一丘  
又曰丘仲孚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

服號稱神明治爲天下第一

又曰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爲武康令正身  
勵廉節除淫祀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令爲邦  
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  
又曰孫謙爲錢塘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  
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却而不受  
又曰裴子野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  
以理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七

夫以燕平視出為謂豐今亦料不許購置亦平書宋家  
精亦嫩不受餽畫豈勝樂用以致之精味而不受  
又曰燕精為雞味今並飲以燕精燕雞國又去百按以  
備大郡並外未五百也

夫以燕平視出為謂豐今亦料不許購置亦平書宋家  
精亦嫩不受餽畫豈勝樂用以致之精味而不受

又曰燕精為雞味今並飲以燕精燕雞國又去百按以  
備大郡並外未五百也

夫以燕平視出為謂豐今亦料不許購置亦平書宋家  
精亦嫩不受餽畫豈勝樂用以致之精味而不受

又曰燕精為雞味今並飲以燕精燕雞國又去百按以  
備大郡並外未五百也

夫以燕平視出為謂豐今亦料不許購置亦平書宋家  
精亦嫩不受餽畫豈勝樂用以致之精味而不受

又曰燕精為雞味今並飲以燕精燕雞國又去百按以  
備大郡並外未五百也

夫以燕平視出為謂豐今亦料不許購置亦平書宋家  
精亦嫩不受餽畫豈勝樂用以致之精味而不受

又曰燕精為雞味今並飲以燕精燕雞國又去百按以  
備大郡並外未五百也

夫以燕平視出為謂豐今亦料不許購置亦平書宋家  
精亦嫩不受餽畫豈勝樂用以致之精味而不受

又曰燕精為雞味今並飲以燕精燕雞國又去百按以  
備大郡並外未五百也

夫以燕平視出為謂豐今亦料不許購置亦平書宋家  
精亦嫩不受餽畫豈勝樂用以致之精味而不受

又曰燕精為雞味今並飲以燕精燕雞國又去百按以  
備大郡並外未五百也

夫以燕平視出為謂豐今亦料不許購置亦平書宋家  
精亦嫩不受餽畫豈勝樂用以致之精味而不受

又曰燕精為雞味今並飲以燕精燕雞國又去百按以  
備大郡並外未五百也

